



故乡的碱水粽

□杨小霜

岁月裹进粽香里

□赖永亮

小时候住乡下，每当端午的雨丝轻轻洒落，空气里飘起糯米与粽叶交织的清香时，记忆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从前，飘向奶奶身旁。

那时奶奶的双手还很灵巧，她总说清晨第一拨露水浸润过的粽叶最有灵气，于是天不亮就踩着露水去集市。当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来到院子，竹匾里的粽叶早已沥干水珠，在晨光下泛着青玉般的光泽。奶奶穿着蓝布围裙，坐在梧桐树下，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抚过每一片叶子，将蜷曲的叶尖熨烫平整。“叶子舒展了，包出来的粽子才周正。”她边说边把粽叶卷成漏斗状，动作轻缓得像在折叠岁月的信笺。

我最爱看奶奶包粽子的样子，她的双手仿佛被施了魔法，三两下便折出完美的漏斗，舀糯米、放馅料、封口、缠线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我笨拙地模仿，糯米从指缝漏出来，粽叶总在手裡散开。奶奶不急不恼，把我圈在怀里，手把手教我：“包粽子要像待人，松紧得当才长久。太松了，情谊会散；太紧了，心会疼。”她掌心的温度透过粗布围裙传来，和着粽叶的清香，在我记忆里酿成陈年的酒。

灶台的火舌舔舐着锅底时，整个院子都飘着馋人的香气。我搬着小板凳守在锅边，看蒸汽模糊奶奶的脸。“别急，好味道要慢慢熬。”她往灶膛里添着柴火，橘色的火光映得她脸上的皱纹都温柔起来。当锅盖掀开的刹那，白雾裹挟着粽香漫过屋檐，氤氲了整个夏天。

奶奶已去世多年，如今这个端午，我学着她的样子准备食材，却发现怎么也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。买来的粽叶少了晨露的清冽，蜜枣甜得发腻，五花肉也没了当年的醇香。我握着散开的粽叶发呆，忽然明白奶奶包的不只是粽子，更把岁月、心意和爱，都细细裹进了这方小小的糯米团里。

雨还在下，梧桐树叶沙沙作响。我轻轻剥开一个粽子，氤氲的热气里，仿佛又看见奶奶坐在树下，蓝布围裙在风里轻扬。她常说：“日子就像这粽叶，看似平凡，包进了心血才香甜。”如今我终于懂得，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，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寻常里，藏在粗茶淡饭的温度中，藏在那些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爱里。

粽香悠悠，飘向记忆深处。原来有些离别，是为了让思念酿成永恒；有些味道，早已刻进血脉，成为生命的底色。记忆深处，每一个飘着粽香的端午，都是我与奶奶跨越时空的重逢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我总觉得碱水粽是故乡的灵魂，离开故乡后，我甚至吃粽子，总觉得那些粽子淡然无味，每年端午时节，便会特别想念故乡的碱水粽。已经很多年了，我都没有吃到一个碱水粽，直到去年在跟奶奶通话中，无意间说到了桐子壳灰，说到了碱水粽。

在故乡，包碱水粽一定要用到草木灰，而草木灰的原料便是桐子壳。烧桐子壳也是一个技术活，刚剥出来的桐子壳是湿润的，如果想得到比较纯净的草木灰，就需要把这些桐子壳摊开晒上几天。奶奶特别会烧桐子壳，村里很多人都会来我们家找草木灰做碱水粽。

农忙时节快要过了，而在我的故乡端午节是农忙的句号，村庄里也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：“大人望端午，小儿望过年。”原先对这句话并未有深刻的理解，直到后来奶奶告诉我，只要到了端午节，村庄里的农活就没那么打紧啦！因此，一到端午节，奶奶都会包碱水粽给我们吃。我们时常跟在奶奶屁股后边，端着簸箕，拿起柴刀，一起往屋后去摘粽叶。

摘完粽叶，奶奶便从堂屋的口袋里拿出草木灰：“霜娃，你去碗柜里给我拿一只陶碗来！”奶奶从口袋里舀了五大瓢草木灰，而后又拿着木瓢去凉水井中舀了一瓢水，把草木灰和水按照1:3的比例混合，便带着我们去端糯米了。我们跟着奶奶，从田埂上一蹦一蹦地跑着，时不时地会朝着背着糯米的奶奶望上一眼。

凉水井是整个村庄最热闹的地方，大家都在这里洗粽叶、糯米。只不过等我们去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洗完了，奶奶放下背篓后并不着急洗这些粽叶，而是帮着那些需要的人抬背篋、拿木盆和帕子，我们也会学着奶奶的样子，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奶奶把糯米洗好了，才开始洗粽叶，这些粽叶大多是新发的，上面比较干净，但奶奶均会用帕子仔细地将粽叶的两面擦洗一遍。等奶奶洗好粽叶时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我们看着奶奶簸箕里装的这些绿油油的粽叶，觉得碗里的饭都要比平

常香一点。饭后，我们从堂屋里找来小木椅和棕树绳，等着奶奶给我们包碱水粽。奶奶把沉淀好的草木灰用纱布过滤好了就将水倒在碗里，然后开始把碱水跟泡好的糯米混合。

这是包碱水粽最重要的一步，这个过程不能急也不能慢，太急了或者太慢了均容易导致糯米上的碱水过多，粽子煮熟后吃起来会“咬嘴”。奶奶一只手持着木勺，一只手持着碱水，一边倒碱水，一边用勺子搅拌盆里的糯米，不一会儿就能闻到从糯米中散发出来的清香。被搅拌均匀的糯米黄灿灿的，十分诱人。

“先让这两张粽子叶背对着背，然后两只手拿着粽子叶的两头，将粽子叶折成一个漏斗样的形状……”我对包粽子的过程并不感兴趣，总会趁着奶奶包粽子的时候去堂屋里玩，直到奶奶在灶屋里喊的时候，才会跑着过去。

奶奶用锅铲舀锅里的粽子，爷爷已经从屋里拿来了蜂蜜和白糖。我们在灶屋旁把奶奶围住，奶奶生气的时候也会骂我们是“饿劳鬼”。刚剥开的粽子冒着热气，一股粽叶的清香味将整个灶屋团团围住。

我们用筷子夹着黄灿灿的粽子，时而蘸一点蜂蜜，时而蘸一点白糖，别提多美味了……

“霜娃，今年的桐子壳多，我烧了很多草木灰，你喊你妈回老家来拿几包，给你寄过去……”我以为有了草木灰就能吃到跟故乡一样的碱水粽，可等我收到母亲寄来的快递后才发现，我不会包粽子。以往端午节都是奶奶在家里包粽子，我顶多负责烧火。在母亲视频指导下，我得到了半盆黄灿灿的散发着清香的糯米。原先一切都很顺利，到了捆粽子环节便问题百出，不是粽子叶烂了，就是用棕树叶做的绳子不够长，导致粽子无法捆……

大约过了几小时，我打开锅，看着锅里的粽子，叶是叶，米是米，一时间哭笑不得，好在还有几个“五花八绑”的成了粽子。我找来碗，学着奶奶的样子，放了蜂蜜，蘸着吃。一股来自故乡的味道萦绕在我的舌尖上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独一无二的味道

□蒋怀文

端午节包粽子、吃粽子，是儿时老家极重要的事儿。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吃粽子本身远远胜过其背后蕴藏的深刻含义。那特有的香味，在节前的几天就已搅动着我们的味蕾。每每与小伙伴谈起，总是垂涎欲滴。

节前两天，父亲会把头年用过而精心收起来的楠竹笋壳洗干净，然后泡在水里软化。老家没有蓼叶，只得用笋壳替代，不过笋壳也有淡淡的香味，只是没有蓼叶来得猛烈罢了。捆粽子的细线是棕树叶，割粽叶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。

对我而言，割粽叶就是出游的好机会。放学后，约上小伙伴康勇到离学校三公里远、一个叫王家大山的地方，那儿的一些绝壁上就长着棕树。一路的奔波，我们到王家大山时早已汗流浹背，可对精力旺盛的我们来说，热和累都是小菜一碟。山里的棕树很高，很难爬上去，且基本都长在悬崖峭壁上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摔下去。于是我们找来藤条，把棕树套住，然后往斜坡上拉。我们吼着号子，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，总算将棕树拉近斜坡。康勇控制着树，我则掏出小刀，快速割下

几大张叶子。放下藤条时，康勇的脸已涨得通红，手也被勒出一道道印痕。不过他很勇敢，若无其事地拍拍手说“莫得事”。到家时，母亲已在门口焦急等着。见我回来，欣喜地接过粽叶，说了声：“累了哈，快吃饭去。”

端午节的前一天下午，母亲会把泡好的糯米、笋壳、粽叶、凳子等，叫我们三兄弟悉数搬到院坝。母亲和大哥打主力，负责包粽子；父亲负责把粽子端到厨房并倒进锅里；我和二哥则负责把粽叶撕成细条，再做些跑腿的活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母亲开始大展身手。她先把笋壳折成锥形，然后往里面搁米，边搁边用筷子插紧，最后捆紧实，于是一个黑乎乎、胀鼓鼓的粽子就大功告成。没多久，箬箕里的粽子就堆成了小山。

两个小时，十几斤糯米已包完并全部放进了一口大铁锅。父亲早把水烧得滚烫，粽子得煮一整个晚上，所以得用煤炭灶，中途还得添加几次。最辛苦的当属父亲了，那晚他几乎没法睡个安稳觉。

第二天起床，我们迫不及待往厨房跑，远远地闻到粽子独特的香味，馋得直流口水。母亲捞出几个，剥好后放进碗里，用线分割成小坨，再撒上白糖，我们就狼吞虎咽起来。一旁的母亲慈爱地看着我们，不时提醒“吃慢点，莫噎着”。母亲过世后，我便再也没吃到过家乡的粽子了，但那独一无二的味道却一直留存在记忆里。

昨夜，梦中又闻到母亲包的粽子香味，笑得醒了过来。恍惚片刻，原来是在做梦，怅然不已，泪湿衣衫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巴蜀中学校）



端午

□韩德洛

大丈夫的筋骨入水，
千年后仍能激荡起不曾低靡的波涛。

谗言奔涌如浪，
淘去的都是谄媚者的皮囊。

摠住喉咙里所有关于世事难平的悲歌，
坐等时光次第潮落，
再次夺目的终将还是忠贞的丹心碧血。

每年在这个涛声依旧的日子中，
我们都会把这面风中飘扬的旗帜，
插入奋楫争先的龙舟。

号声急，鼓声动。
在逐梦的征途里，摆渡勇敢的心。
（作者系《暮雪诗刊》主编）

悼屈原

□陈从蓉

背负太多的破碎与绝望
宁愿相信，石头是热的
江水是温暖的
还有太多黑暗，只能用一身傲骨与满腔热血点燃

轻轻地，纵身一跃
做一条鱼，没有泪水与惆怅
名字与肉身
却在汨罗江激起层层巨浪
身后传来戚戚《离骚》与《九歌》
一声声，叩打着国人的胸膛

金丝玉粽
变成狼毫，蘸江水为墨
两千多年来
在壮丽山河中一次次抒写
缅怀的篇章
（作者系中国地质作协会员）

端午记忆

□杨玉梅

蒿草在石缝间扎根
龙船调从汤溪河浮起
父亲路过谷雨时，杏树将青果藏进衣袖

像半面未撑开的帆
母亲已不记得将糯米、红枣与陈艾的香捆成，去年端午的模样

父亲的李树瘦了，叶子稀疏
遮不住枝头垂落的寂寞
像被岁月揉皱的报纸

弯下腰，系紧松开的草鞋
一簇艾草正从石缝间抬头
轻唤父亲的乳名

故乡的晨露
又一次打湿，记忆的裤脚
（作者系重庆云阳作协会员）

这个雨天，我想起先生

□胡佳清

这个雨天持续不停
像是天空在如诉如泣
凭栏窗外
看一个个的人都在往雨水深处里赶
他们的频率和雨水的节律
怎么看都高度一致

一个赤子总在这个雨天想念一个人
这个人就是先生和他的祖国
雨水深处
先生朦胧
祖国清晰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